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ISSN 1674-8425,CN 50-1205/T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者: 孙超, 夏文静
收稿日期: 2025-01-13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4-22
引用格式: 孙超, 夏文静.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J/OL].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05.T.20250422.1338.002>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孙 超，夏文静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新质生产力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并以其新生态滋养、新趋势牵引、新动能支撑，构成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起点。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仍面临技术应用落地滞后、人才严重短缺、新旧动能转换矛盾、发展传播场域受限、新型要素支撑不足等掣肘因素。针对这些现实阻碍，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驱动作用，亟须以新质生产力突破“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培育“新人才”、搭建“新平台”，以此为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核心动力、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劲推力、乡村文化资源创新利用激发人才活力、乡村文化消费新场景拓展应用空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文化振兴；数字技术；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和基本内涵，并就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了方向和思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科技持续创新和技术不断进步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科技与诸多领域深度融合与广泛运用，文化领域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科技创新对于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它不仅仅局限于提供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方法等物质层面的支持，更深远地渗透到文化的理念、资源配置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发展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文化内容的表达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从传统的文字、音乐、舞蹈扩展到数字媒体、虚拟现实等新兴领域，这种变革不仅创造了文化交流的全新机遇，更对传统文化发展模式构成范式革命。当前，我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突围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通过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促进文化生产方式大变革、文化艺术形式表现大改变、文化传播路径大改进的持续提升，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逻辑，体现为“新生态滋养—新趋势牵引—新动能支撑”的三维协同机制。其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乡村文化生态，为乡

收稿日期：2025-01-1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23 年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sztsjh-2023-8-4）；安徽省高校思政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农业文化遗产的思政元素挖掘利用研究”（sztsjh-2023-1-4）

作者简介：孙超，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村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其二，以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牵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向精准化、均等化方向迭代，重塑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其三，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催生乡村文化治理的范式变革，构建起“技术赋能+文化自觉”的智慧治理体系。乡村文化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是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利用科技创新的牵引力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全链条和多维层面的提质增效，催生乡村文化领域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一）新生态滋养：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蕴含着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培育绿色消费理念，以及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的强大生态效能”^[2]，作为当下汇聚前沿科技与创新要素的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正凭借绿色科技创新的强劲羽翼，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勾勒出崭新的蓝图。

一是科技助力，以绿色科技创新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动力支撑。数字化技术是关键驱动力，生态修复类绿色科技成果的应用使受损的乡村自然景观、文化地标经科学修复后重焕光彩，不仅延续乡村文化脉络，还为文旅融合攒聚吸引力。借由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双重修复，巩固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根基。此外，农业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更是一大亮点，智慧农业系统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体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深度挖掘了农耕文化内涵。循环农业模式衍生出农事科普、生态观光等文化活动，赋予乡村文化新鲜活力，促使生产生活与文化遗产协同共进，依靠科技赋能，让乡村文化在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度实现长久续航的发展模式。

二是产业适配，以绿色产业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实践指向。聚焦于消费市场导向这一关键维度，新质生产力能够精准且迅速地捕捉新时代消费趋势的细微律动。当下，城市化加速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促使人们对消费品质要求趋严，“生态、健康、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催生新消费热点。新质生产力以其独有的创新特质与科技集成优势，敏锐捕捉该诉求变化，精准赋能乡村文化产业，催生出特色乡村文化消费产品。有机农产品文创礼盒、天然材质乡村手工艺品因契合城市居民追求品质生活与亲近自然的心理诉求，市场需求攀升。为持续满足这类需求，乡村文化产业必须遵循绿色生产、可持续经营路径，在供需良性互动中不断拓展绿色版图，让乡村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三是能源革新，以绿色能源发展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驱动力量。各类绿色科技成果精准且深度地嵌入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架构之中，“在生产力的转化中，以技术创新寻求煤炭消费替代能源，并且有序推进建设一批高端的新型电力系统、高端的能源储备装置，通过‘先立后破’的方式淘汰低端落后的煤炭产能，使生产动能逐步走向低碳化、零碳化”^[3]。太阳能、风能和光伏等能源不再仅仅是城市工业场景中的“稀罕物”，正逐步在乡村文化场所广泛有序地布设开来。“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光伏+’技术，构建完备的能源基础设施；在乡村推广光伏屋顶、光伏阳光房、光伏大棚等多元形式，逐步实现绿色能源供给，推动乡村向零碳发展转型。”^[2]从传统的乡村礼堂、民俗文化馆，到新兴的乡村数字影院、文化活动

广场,这些可再生能源设备巧妙布局,有力削减了乡村文化活动对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显著缓解煤炭、燃油发电模式下的高成本、高污染问题。这一能源利用模式的革新,是从根基上重塑乡村文化活动的生态,深度契合乡村绿色发展的生态友好诉求,让乡村文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锚定可持续的发展航向。

（二）新趋势牵引：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举措,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繁荣的重要载体。”^[4]当前,新质生产力引领文化创新的趋势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文化创新引致的新型文化形态和文化业态为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5]可见,新质生产力将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一是搭建数智平台,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广拓展与高精度。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新质生产力给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带来全新契机。新质生产力融合了前沿科技创新成果,汇聚了数据、算力、算法等关键要素,为搭建数智平台筑牢根基。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所蕴含的强大效能,能将乡村散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整合,突破传统时空限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广度上的广泛拓展,从而达成服务精度的显著跃升,重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系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乡村公共文化供需服务适配结构失衡的局面,通过数智技术创新文化内容,提升了乡村公共文化的产出品质。”^[6]

二是聚焦多元需求,丰富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与方式。“传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形式灵活性不足,相关信息传播速度较慢,难以吸引广大乡村居民参与其中,村民缺乏获得感和幸福感,致使服务的回报率达不到预期。”^[4]而大数据则可以借助精准的用户画像与数据分析,洞察村民多元文化诉求,把文化内容、活动、设施服务精准推送至需求群体,规避资源错配与浪费。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与应用逻辑着力于智慧平台的搭建,精心打造贴合乡民文化需求的智能化服务体系。这一体系打破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信息传播的迟滞性与单向性,实现信息与资源的高速、精准对接。与此同时,这种智能化服务模式的持续渗透,也在悄然重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促使服务供给方从传统的“供给主导”思维,逐步向“需求导向”转变,更注重个体文化体验与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了对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投入力度。新质生产力作为融合前沿科技与创新要素的先进范式,正深度重塑资源配置格局,为文化基础设施滞后地区注入全新发展动能。在资本调配维度,借助大数据精准定位资源匮乏区域,打破传统行政壁垒与经验桎梏,促使财政与社会资本从粗放式“撒网”过渡至精细化“滴灌”。技术输送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下沉至基层,逐渐消弭信息鸿沟、打破信息孤岛,偏远文化场馆得以开展数字化展示与线上直播活动,拓宽民众文化视野。人才引入方面,

线上远程协作与虚拟培训机制顺势而生，使专业人才跨越地理屏障，投身落后地区文化基建的规划运营，填补专业人力空缺，助力公共文化服务迈向均衡发展。

（三）新动能支撑：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乡村文化治理智慧化新图景

“为繁荣乡村文化、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情境下，我国制定并颁行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及《“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均着重强调需加速推进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数字产业、基层智慧治理与数字乡村等建设工作。”^[7]当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问世，与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时机契合、步调协同。凭借关键核心技术、数字技术、算力、大数据所凝聚而成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正深度重塑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为乡村文化治理带来全新的变革契机。

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治理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智能平台激发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化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治理变革，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8]。智能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搭建高效信息网络，串联起乡村分散的各层级主体，催生出多元主体间的常态化对话机制。基层政府借助智能政务平台，突破传统壁垒与时空限制，实时精准推送文化政策及扶持计划，为乡村文化组织、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和村民开辟参与治理的“快捷通道”。乡村文化类社会组织与团体则依托社交平台、线上社群，整合创意、人力与资金，成为乡村文化治理中活跃且不可或缺的民间力量。由此，各主体在智能平台赋能下协同合作，重塑乡村文化治理生态，显著提升治理效能。

二是利用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数字技术创新文化治理思路 and 模式。一方面，借助前沿技术赋能精准决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为乡村文化治理开启了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通过深度剖析乡村文化活动参与数据，以及精准洞察村民文化消费偏好等海量信息，治理主体得以突破传统经验式决策的桎梏。进而切实提升资源分配效率，为各类文化治理举措的高效落地筑牢根基。另一方面，以科学长远规划引领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文化治理进程中，基于数据分析与专家模拟的科学决策体系不可或缺。借助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专业模拟预测，能够为乡村文化发展绘制出清晰且具前瞻性的路线图。过去，乡村文化治理常陷入短视开发、盲目跟风的泥沼，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破坏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逻辑。而科学长远的规划为乡村文化治理各阶段工作提供了连贯指引，保障各项举措有序推进，为乡村奠定长期繁荣稳定的文化基石，守护乡村文化的根脉与灵魂。总之，“乡村文化治理顶层设计，既要满足乡村文化治理的总体要求，坚守数字文化治理需求的回应度，又要满足乡村文化振兴的特殊诉求，避免数字技术过度嵌入村组织带来文化治理负担”^[9]。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阻碍

近年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效斐然，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提升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但同时也

存在技术应用落地滞后、新旧动能转换矛盾、文化建设人才短缺、新型要素支撑不足等问题，亟须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支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非一蹴而就，仍面临着亟待破解的“堵点”“难点”“痛点”等现实问题，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文化建设缺乏技术滋养，技术应用落地滞缓

现阶段，乡村文化领域的发展遭遇技术瓶颈，极易出现文化科技创新不足、技术推广困难、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技术开发者和乡村文化工作者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导致新技术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高，广大乡村地区文化建设水平难以有效提升。

一是新技术在赋能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存在发展动能不足、层级较低的问题。一方面，技术应用范围较窄。以新媒体平台为例，近年来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为乡村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新场景，大多数行政村虽已建立新媒体账号，但内容生产仍停留在活动记录、政策宣贯等基础层面，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原创内容占比严重不足，文化传播呈现出“形式数字化”与“内容传统化”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应用深度不够。从技术视角而言，新质技术虽在乡村文化产业有所应用，但在已实施数字化的乡村文化项目中其模式大多仍停留在图文数字化等浅层技术应用阶段，形成“数字表皮化”现象，缺乏深度加工和创意转化。“我国乡村富含着丰富且多元的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明地址、地方戏曲剧种等多种传统文化资源，但目前还缺乏统一的、完整的、与互联网发展相适应的数字文化公共服务系统”^[10]，这既限制文化资源价值释放，也阻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传承创新。

二是乡村地区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和教育资源方面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短板。群体性技能鸿沟与培训体系缺陷致使村民的数字化技能较低，难以参与技术驱动的文化活动和项目。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对新技术认知有限，且缺乏使用新技术的基本技能，即使配备新技术设备，也很难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培训在乡村的覆盖面较窄，主要集中于年轻人群体和部分乡村干部，而很多中老年人、妇女以及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则参与不到。智能文化装备的应用效能呈现显著代际断层，导致中老年群体在数字传播链中集体失语。文化生产工具的数字化进阶引发技能断代危机，使得乡村文化创新陷入“技能代差陷阱”。此外，“由于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无法有效快速地提升农民群体的技术应用能力”^[11]。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失衡使得边缘村落因缺乏匹配的教育支持系统，普遍存在“技术在场而能力缺位”的实践困境。

三是文化技术推广体系尚不健全。一方面，在技术供给层面所获取的技术往往集中在基础的文化设施上，对于新兴的文化技术，例如虚拟现实用于文化遗产展示、大数据分析用于文化活动精准营销等技术供给沿用不足。此外，提供给乡村的文化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远低于城市，且与乡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部分新技术是基于城市文化场景或高端文化产业开发的，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适应性差。例如，制作的数字化文化内容相对简单、

形式也较为单一。与城市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制作出高质量、个性化的文化产品相比，大多数乡村的数字化文化产品缺乏吸引力。

（二）乡村文化产业难以高效运转，新旧动能转换矛盾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既需要新旧科技间的互补融合与新旧部门的协同转型，也包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12]。在当前阶段，不仅要应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困境和市场需求的变迁，还要面对新技术、新业态的冲击。新兴的科技力量和旧有的产业模式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这些摩擦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新旧势力的博弈，使得乡村文化产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如何在保持文化本色的同时，又能直面时代潮流，成为摆在所有乡村文化产业面前的一大课题。

一是传统乡村文化产业转型能力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人才支持，乡村传统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往往处于落后状态，难以获得新技术和新工艺的支撑”^[13]。首先是技术运用上的落后，许多文化企业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来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其次是内容创新上的匮乏，这直接导致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最后是文化模式改革的缓慢，许多文化机构依然固守传统的运作模式，对新时代的变革持保守态度，这不仅影响了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也限制了文化市场的潜力释放。探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便是文化企业在进行转型时往往缺乏明确方向和有效路径，而在实践中的应用又常常停留在表面，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与创新。这种认知与应用的脱节，不仅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

二是新技术新业态与传统产业摩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新质生产力开始在乡村文化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以新技术和新型资源要素为依托，正逐步改变着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传统动能依旧稳固地盘踞在文化产业的核心位置，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且其所涉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这种新力量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使学者们展开深入探讨，对新兴生产力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正确定位“新”与“旧”进行激烈辩论。再者，他们认为新生产力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新兴技术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新”要素，应当大力推广和应用；同时，也有观点指出传统动能的价值不应被忽视或削弱，因为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社会记忆。这种争论不仅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互动，也揭示了社会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

（三）乡村文化建设人才严重短缺，农民数字素养较低

新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转型的速度与成效。当前，“乡村人口结构失衡，高科学素养、高技术水平的新质劳动者较为短缺，内外双向因素作用导致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本流失”^[14]。

一是乡村地区人才储备不足。“在利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缺乏具备

相应技能和知识的人才，会影响乡村文化项目的实施和发展”^[15]。首先，在数字技术领域，具备深厚专业背景的人才尤为缺乏，根据《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在2500万—3000万人。数字人才的稀缺直接影响了乡村数字文化产品的开发、数字服务的提供以及数字教育的普及；其次，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人才出现了断层。乡村地区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然而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传承模式和激励机制，许多珍贵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最后，是文化管理与组织人才短缺的问题。这类人才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导致文化活动的组织、推广以及管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从而影响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是乡村主体数字素养培育不足。数字素养是个体在数字环境中有效获取、批判性评估、创造性运用、安全规范交流数字信息，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我提升与发展的综合能力合集，是人们在数字化浪潮中必备的关键素养。新质生产力在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高素质的村民掌握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运用这些技术有效地接收和处理文化信息，懂得如何利用现代数字工具挖掘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并将其通过恰当的渠道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当前，随着互联网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纵深推进，我国农村网民数量已达3.04亿人，超过60%的农村常住人口跨越数字鸿沟，主动融入数字化生活。但2021年3月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仅为18.6分，明显低于其他职业类型群体，比全体人群平均值（43.6）分低57%。乡村居民数字素养的欠缺，对文化创新而言是一大阻碍，致使乡村文化在交流层面容易困如孤岛。对外，无法有效借助网络平台与外界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自身的独特价值得不到充分彰显，也难以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对内，乡村社区内的文化互动也因数字工具运用不熟练而难以活跃，限制乡村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

（四）乡村文化发展传播场域受限，新型要素支撑不足

从文化传承视角来看，广泛的传播场域能打破乡村地理与代际隔阂，让文化突破原有封闭圈层在更大范围存续。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一旦搭载多元传播平台、融入丰富传播场景，便有机会对接海量消费群体，催生乡村文旅、电商等新业态，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为乡村注入内生发展动力。然而，由于乡村地理位置受限，以及新型要素支撑匮乏给乡村文化建设带来诸多掣肘。

一是乡村文化发展传播面临场域受限和阵地建设缺失的困境。一方面，众多乡村地处偏远，边缘性的区位特征使得乡村交通不便以及数字基建滞后，乡村文化天然传播空间被压缩。加之人口外流、人际关系淡化致使人际传播网络萎缩、文化传承链条断裂、文化传播活力下降。另一方面，媒介资源的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态势。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落后影响新媒体平台的接入与使用，且缺乏专业的新媒体运营团队与技术支撑，难以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传播阵地，使得乡村文化声音微弱，难以在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这无疑

进一步恶化了乡村文化传播场域本就局促艰难的局面。

二是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因缺乏统一、高标准的数字化平台，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难以实现创新式、集约式发展”^[16]。在当下的乡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软件和硬件设备两个维度均明显落后于城市。这种滞后所筑起的屏障横亘于技术与乡村社会之间，严重阻碍了技术要素向乡村文化场域的深度嵌入进程，进而使得新质生产力难以找到有效的着力点实现跨越式的革新与突破，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建设在数字化浪潮中错失诸多发展机遇。

三在要素生产方面，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乡村地方文化蕴含着地域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民俗风情，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其得以传承和延续，强化地域文化标识与民族文化根基。现有文化资源的整合大多缺乏系统性，呈现碎片化状态，对于各类文化资源的运作方式仍较为初级和粗放。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古迹资源为例，在实际的开发实践中，往往着重其外在形态、既有表现形式等表象元素的展示，而对于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历史脉络、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传承等核心要素的挖掘工作却存在不足，难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性转化。因此，亟待在开发理念、方法与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优化与提升，以推动文化资源朝纵深方向的高质量开发与利用。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不仅仅依赖于单一要素或维度的突破，而是需要通过多种因素和层面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全面的发展。其中，包括新型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对传统束缚的大胆破除、乡村本土文化创新活力的深入挖掘，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等关键环节。在当今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突破“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培育“新人才”、塑造“新方向”，形成并展示出对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乡村文化资源创新利用、丰富乡村文化消费新场景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一）以新质生产力突破“新技术”，为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核心动力

新质生产力所催生的新技术为乡村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传播渠道扩展、文化资源整合与创新等诸多方面，推动优秀乡村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的新质变革，为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是深化技术驱动的文化实践探索，加强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乡村古建筑、古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三维数据采集，进而构建出精确的虚拟模型，并纳入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科学留存文化遗产信息，将实物形态转化为数字信息进行存储，构建数字化档案，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性保存与活化传承”^[17]。既为后续的研究、修复、展示等工作提供详尽准确的数据基础，同时也为文化研究、教育普及等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技术搭建农耕文化数字化传承与教育平台，整合农耕文化资源，开发线上课程、虚拟展览与互动体验等数字化教育产品，突破时空局限，借助在线学习和远程教学，激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农耕文化的兴趣与认知，

培育传承后备人才,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文化艺术形式的呈现也历经重塑,不仅仅拘囿于静态展示。如部分地区的农耕文化线上博物馆,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不仅让用户远程沉浸式参观古村落与传统农耕场景,更借助高科技手段使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将其转化为可交互、富动感的数字艺术作品,深度拓展了文化表达的边界,显著提升了农耕文化传播效率和影响力。

二是利用智能传播技术拓宽乡村文化的多元传播渠道与价值拓展空间。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以及各类社交网络,打造乡村文化专属的传播账号和话题矩阵,通过短视频、直播、图文故事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示乡村文化的魅力与内涵。鼓励农民、文化传承者、自媒体创作者等多元主体参与文化的内容创作与传播,分享乡村生活、传统农耕技艺、民俗风情等真实生动的素材,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互动参与,形成全民传播乡村文化的热潮。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借助智能传播技术带来的大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能力,推动乡村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教育产业、游戏产业等的深度融合发展,开发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乡村旅游线路、研学教育课程等,拓展农耕文化的价值实现形式和市场空间。此外,“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零散化、碎片化的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智能化记录、整合与储存,科学整理并出版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留住乡愁愿景,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文化价值共创^[9]”。

(二) 以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为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劲推力

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深度培育与广泛拓展,已然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钥。于乡村而言,这一战略布局更是意义非凡。一方面,需对传统乡村文化产业施以系统性、创新性的改造与提升,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其注入全新活力;另一方面,需前瞻性地布局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尚处萌芽阶段的未来产业,敏锐捕捉文化科技融合、沉浸式体验经济、元宇宙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趋势,激发乡村产业体系的创新裂变。

一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助力传统乡村文化产业升级转型。传统乡村文化产业长期深陷发展困境,然而数字化浪潮的汹涌来袭为乡村文化产业带来了破局曙光。“数字技术以其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以大数据、物联网为载体,这既能够有效助推乡村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又能够有效助推农村产业实现融合发展”^[18]。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云计算算力的持续跃升、区块链技术的信任重塑、大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以及人工智能与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普及与迭代升级,这些新兴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产业生态。数字技术所独具的开放性、通用性特征,打破了城乡之间因地域、资源差异所造成的技术获取壁垒,让乡村文化产业能够与城市产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获取前沿技术赋能,进而为乡村文化产业突破既有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铺就全新通途。

二是以新质生产力弥合新生力量与传统文化产业间隙,促进协调融合发展。在当代产业发展的复杂格局中,新质生产力已成为贯通要素、整合产业脉络的关键纽带,对于缝合新生力量与传统文化产业之间的断裂地带、促成二者协同共进具有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裹挟着

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以及量子计算等，有重塑传统产业架构之力。借助大数据的深度分析，海量的文化素材、民俗样本、历史脉络被梳理整合，乡村文化基因得以精准定位。同时，借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意生成、虚拟体验设计，文化元素被赋予崭新的表现形式。要真正实现新生力量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共享资源维度，资金、技术专利、品牌口碑等要素的合理流动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消解新生力量进入的壁垒与传统产业转型的掣肘，促使二者跨越观念桎梏、技术鸿沟与运营模式差异，稳步踏入融合发展的全新征程，塑造更具韧性与活力的产业生态。

三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文化+”的发展新格局和产业形态，丰富乡村文化生产与服务空间。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跨界融合为乡村文化开启“乘数效应”“深度挖掘文化产业的高度融合潜力，促进其与旅游业、农业及传统工业等领域的交融共生”^[19]。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共享经济模式下，乡村闲置民居变身特色民宿共享给游客；文旅直播带货兴起，村民变身网红主播，即时售卖文创产品、推介旅游线路。乡村文化与体育赛事结合，在青山绿水间打造马拉松、山地自行车赛，用沿途的古村落、农田景观为赛事增色，配套民俗表演、特色农产品补给，赛事前后衍生出住宿、餐饮消费热潮。乡村文化携手医疗康养，依据中医养生理论，开发艾灸、药膳等康养产品，搭配田园冥想、农耕体验课程，推出针对城市高压人群的疗养度假服务；联合教育领域，把乡村打造成研学基地，学生实地参与农事、学习非遗，既传承文化又带火乡村民宿、餐饮，催生全新营收点。

（三）以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人才”，为乡村文化资源创新利用激发人才活力

针对乡村文化的新质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既要超越既往框架，更应将数字化技术与多模态信息处理等新领域人才视为培育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新浪潮中，乡村地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国家与地方应通过系统性的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精准对接乡村的实际情况，强化新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夯实文化建设后备力量。

一是培育打造技术创新型人才，挖掘保护乡村文化资源。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有赖于一支具备懂技术、高素质的劳动队伍，以此为新技术、新装备在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与保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要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结合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需求，高校和职业院校在传统涉农专业的基础上，应加强相关学科建设，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开设与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传统手工艺创新设计等专业课程，培养既有前沿科技视野又具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应用能力的人才梯队。同时，鼓励高校与乡村文化机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平台。另一方面，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优势，组建乡村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开展对文化资源挖掘保护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

二是积极引进科研技术型人才，创意转化乡村文化资源。首先，要构建完善的人才激励

政策和扶持体系，通过制定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如税收减免、科研启动资金、住房补贴等，激发其投身乡村文化领域的热情与潜力。其次，营造良好的柔性流动机制，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灵活的工作环境，允许他们根据项目需求进行自由流动。同时，注重搭建乡村文化资源创意转化平台，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方面资源，促进人才与项目的精准对接。并鼓励他们参与到乡村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文化传承、文旅开发、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专业优势。

三是协调管理应用工匠型人才，开发盘活乡村文化资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盘活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机遇，而工匠型人才作为文化振兴的核心力量，其协调管理和有效应用至关重要。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文化工匠人才选拔标准和评价体系，既要考虑工匠的技艺水平和创新能力，也要兼顾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态度和社会责任。通过举办各类乡村工匠技能大赛、文化创意大赛等活动，挖掘和发现具有潜力的工匠型人才，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乡村文化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事业。

（四）以新质生产力搭建“新平台”，为丰富乡村文化消费新场景拓展应用空间

新质生产力为拓展乡村文化消费新场景所搭建的“新平台”，意义深远且关键。在经济维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要素与乡村文旅、民俗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创意农业体验、虚拟民俗博物馆等新业态，打破乡村产业营收瓶颈，激活内生增长动力，加速乡村经济转型升级。于文化传承而言，借助直播、元宇宙等新手段，乡村非遗、古老民俗能突破时空限制，获得海量关注，从“濒危”走向“新生”，让文化基因融入日常消费，强化村民文化认同。

一是借助新质生产力搭建数字技术平台，创建乡村文化数字化消费新场景的多元呈现方式。全方位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实现“活起来”的生动转变，开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等前沿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历史遗迹、传统民俗、民间技艺等文化瑰宝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模与重构，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将静态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鲜活且交互的数字内容。“通过线上与线下、在线与在场相结合，拉近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与乡村文化的距离，让消费者领略更高品质、全方位的乡村文化盛宴”^[16]。例如，土家族传统村落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平台项目以虚拟现实技术（VR）为核心，结合空间实景数据采集、数字三维建模、数字3D动画、全景数字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选取土家族典型的传统村落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事象数字化的内容展演空间，以土家族代表性的戏曲、舞蹈、传统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内容设计、开发与创作，最终构建土家族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事象数字化的VR/AR展示与体验装置系统，以实现在原生态数字化土家族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中进行原汁原味的数字化文化事象的展示与传播。数字技术平台不仅为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沉浸式交互体验，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促进乡村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是利用新质生产力搭建文化创意平台，推进乡村文化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文化消费场

景的线上线下融合互动。一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分析消费者在乡村文化领域的偏好、行为习惯等数据，精准把握个体需求。例如，通过数字平台为游客定制专属的乡村旅游路线，依据其兴趣融入民俗体验、农事活动、乡村艺术创作等项目；利用3D打印、智能制造等手段，根据消费者对乡村文化元素的独特喜好，定制具有纪念意义的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使乡村文化产品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独特需求，提升乡村文化消费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释放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展示乡村文化魅力，开展线上预订、销售等业务。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让消费者在线上获得沉浸式乡村文化体验，同时在线下打造特色乡村文化消费场景，如建设文化主题村落、举办民俗活动等，并加强线上线下活动联动，如线上宣传引流、线下体验互动，线下活动成果线上展示分享等，促进乡村文化消费的线上线下融合。

四、结语

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乡村文化领域虽并非新质生产力聚焦的关键前沿阵地，但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轨迹存在共性逻辑脉络，二者在发展进程中均牢牢锚定创新这一内核，而且皆由知识变革、要素重塑、业态升级以及生态优化这四大关键要素所驱动孕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源，其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不仅是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向，更是激发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战略性路径选择。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既能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开辟实践场域，又可为破解乡村文化振兴困境提供创新方案，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仍面临技术应用与乡土社会之间的适配性矛盾、文化产业链条断裂与新旧动能转换的摩擦、数字鸿沟加剧的人才困境、要素流动壁垒导致的传播场域局限等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协同失衡。这表明乡村文化振兴的复杂性不容忽视：一方面，乡村文化的根植性与地域性，要求技术介入时尊重其主体性；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下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使得新质生产力在赋能过程中需进行结构性调适。基于此，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需遵循“技术—产业—人才—平台”的四维联动逻辑。在实践中，既强调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又注重社会网络的重构与文化主体的能动性。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2] 钟小清, 赵魔.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生态振兴: 作用机理、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1-9.
- [3] 罗铭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论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2):11-19.
- [4] 代静.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与路[J]. 现代城市研究, 2024(11):115-119, 134.
- [5]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N]. 人民日报, 2024-03-

- 01(9).
- [6] 王国峰.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图书馆, 2024(9): 65-71.
- [7] 李少惠, 何志强.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伦理冲突与纾解之道[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58-68.
- [8] 袁家军.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N]. 学习时报, 2022-05-18(1).
- [9] 李东海, 王雅秋. 嵌入性视角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逻辑、困境与路径[J]. 理论导刊, 2024(8): 71-79.
- [10] 向继友.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理论逻辑与路径探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8): 148-154.
- [11] 王慧, 皇甫静. 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24(6): 123-129.
- [12] 徐政, 江小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向[J]. 经济地理, 2024(11): 232-240.
- [13] 陈健, 王丹.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2): 99-107.
- [14] 豆书龙, 朱晴和, 赵子强. 新质生产力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内在机理、阻滞因素与纾解方略[J/OL].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2[2025-04-01]. <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41225.001>.
- [15] 曹银山.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图书馆, 2024(12): 87-92.
- [16] 邓云, 逢卉一. 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探析[J]. 重庆社会科学, 2024(6): 56-68.
- [17] 郭汶博, 姜靖, 张旭.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机遇[J]. 税务与经济, 2024(6): 83-88.
- [18] 辛远. 新质生产力助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阻碍与实现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 2025(1): 9-16.
- [19] 李学林, 刘美驿. 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文化产业振兴: 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4(3): 109-114.